胡安國　武夷先生文定公

字康侯建之崇安人　紹聖四年中進士第授常州判官改江陵推未赴如荊門道出江陵帥守監職司一見合奏乞除荊南教報可赴闕除太學錄丐外除提舉湖南學事　崇寧五年例罷學事倅成德軍以舉遺逸獲譴除名　大觀四年復官改正元斷　宣和元年提舉江東學事尋掛冠末年侍臣合薦經學可用　旨落致仕除尚書員外郎三辭不允尋除中舍賜三品服宰臣擠之除殿撰知通州　中興初召為給事中三辭建炎三年再召固辭主祠　紹興初除中舍兼侍講辭

不允二年就職呂頤浩言公屢召偃蹇落職主祠五年

除徽猷待制知永州辭　詔依差提舉太平觀尋除寶

文直學士八年殁于書堂正寢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學

與公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益強識日明

登第時策問大要欲復　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

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為第一

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　元祐語欲降其等

哲宗親擢為第三

靖康初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　上急召公入見

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

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

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
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又奏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
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
功可立
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久
聞其名自蔡京得政已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
然遠迹不爲所汙者惟胡某一人耳　淵聖嗟異焉
何㮚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乞分置
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爲名各付一面爲衛王室禦狂冦之
計公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
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

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師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

樞密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公辭因致書宰相呂頤浩曰夫　嘉祐政事之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於果斷今　朝廷欲理兵政以強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則與嘉祐愛民之意異矣至於衆謀紛紜而國是未定命令交錯而民聽未孚法制數更而下不知其所守其於嘉祐審謀果斷亦異矣

定計論曰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

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設險論曰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未善爾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鎭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

正心論曰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養氣論曰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軍旅之強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盖人主將將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孤傴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養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孤傴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　陛下勇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矣

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緼而育萬物也　陛下聖度虛明仁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踈遠正直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一人而千萬

人悅以畏矣
寬隱論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望降　詔申明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強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暴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治道成矣
上謂曰闡卿奧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　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寶圖使乱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潛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陈兼

侍講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宗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奏乞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　詔勝非赴召時呂頤浩都督還　朝欲傾右相秦檜指公爲黨魁力引勝非爲助而擽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不至今始造　朝又數有請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宮觀

公登舟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歲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嶽買地結廬名曰書堂爲終焉計頹然當世之念矣

初荆公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秋不可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弃之不列於學官下逮　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

憮然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悉採摭羣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沈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屬意而致詳焉

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

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太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遽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脩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捨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

公於出處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

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厶謂世間惟
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
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
所能決也厶出處自　崇寧以來皆内斷於心雖定夫顯
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
游楊謝皆二程高第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
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
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
耳
公尚論　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　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
公爲冠冕用卿仰言必稱之
公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冲澹容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

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藹然可親近之意年浸高矣
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
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
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
將何求汝曹志之
公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無一物足以嬰其心者取舍
一介必度於義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自登第逮
休致凡四十年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
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
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真足畏也
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功夫尤佳

南軒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游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建寧祠記

晦庵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

以後並朱子語

跋公與呂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讀此帖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

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

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塗一事爲器小此大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南巡不及二事尋常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只此小不共貢事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此亦是器小之故

胡春秋傳有牽強勵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熹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公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個行夏之時四个字據今周礼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

胡說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渠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个權宜如借吉例

胡春秋說得太深又曰大義正

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甚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了

胡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爲志壹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

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

胡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
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
有許多忉怛
胡春秋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模
不成章也
問胡春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疑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
否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
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
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意當初本說否且
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
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它經先須於論孟
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

以俟之莫立課程

胡傳家録議論極有力可以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

文定之學後來得之上蔡者爲多

文定說較疎然較好五峯說密然有病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曰秦嘗爲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會後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

國政康侯有詞掖天筵之召則秦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勉故以老病辭後來秦做出大疎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胡安國

卷第十

胡宏 五峯先生

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于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荊門而卒傳文定之學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　朝而卒

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

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

或問於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知言反復論性爲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南軒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闊廣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隳弛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繆其禍可勝言哉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其言有

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性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

究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南軒改作而主性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頼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

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臆之以意飾之以
辯傳聞襲見蒙心之官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
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爲其所惑者鮮也然則
李何曰在脩吾身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
如何同得　又曰如是即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
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麽做體

呂東萊曰知言勝似正蒙朱子曰蓋後出者巧也

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

又曰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
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謂天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
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
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
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揚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
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爲如此惜乎不及供洒掃於五峯之
門而面質之耳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䟽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
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
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如本天道
變化爲世俗酬酢及論游夏問孝之類此類極多又其辭
意多迫急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
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為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旨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五峯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此為名論

五峯有本亭記理固是好然其文章排布是文人之文

並朱子語

南軒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為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illegible]自登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

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它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栻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胡宏

胡憲 籍溪先生

字原仲建之崇安人文定公從父兄之子稍長從文定學始聞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一旦歸隱故山從臣薦之召授本州添教尋監南嶽廟爲福建帥司准遣奉祠改祕省正字病求去以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歸而卒紹興三十二年也享年七十七

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長聞程氏之說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與鄉人劉致中陰講而竊誦焉又講易於涪陵處士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

先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
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
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
紹興己卯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有詩曰執我
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因何事只恐先
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豸
角冠時劉珙自秘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
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
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五峯見之曰其言
有體而無用因別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
不老青山出雲雨太虛洗盡塵埃山更好似為籍溪觧嘲
晦翁致書畧曰前日聞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有以見

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天其或者一試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厶切謂天下形勢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下[illegible]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針藥所不能及惟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先生爲正字當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 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

爲積毀所傷　上意有未釋然先生獨極意顯言無所避
踈入即求去矣
先生資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
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
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自爲訓説嘗纂論
語説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已説
晦翁祭之文曰惟公之生氣質温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
軔蓬高至於臨漳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
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東脩踵
門于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簞我
瓢我糟我糠或漁于溪或圃于岡水鯉鮮腴藥領豊長以
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樂逍遥相羊我心悠悠歲月于

荒華髮冠衣名聞帝旁弓旌帛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歡隱彌彰乃命典教于梓于桑作人之功于今靡忘中被選宮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

又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胡憲

劉子翬　病翁先生

字彥沖忠顯公之次子以忠顯勳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忠顯薨執喪過禮服除倅興化軍秩滿以羸聞　詔還莅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疾自以不堪吏責遂丐祠主管武夷沖佑觀以歸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卒年四十七　紹興十七年十二月終

少負奇材未冠游太學聲譽出等夷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既得祠祿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忠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反兄弟之間怡怡如也

忠肅公即先生之猶子也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數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原仲劉致中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與他所游亦皆海內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為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扣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識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

晦菴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

失墜於是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汝尚勉哉
先生始得儆疾即入謁宗朝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次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姪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為計久遠皆使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者論説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暉然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

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豫名豫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游説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衮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瞑初不知其黯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踐治然子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當
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是知復之以義為聞道之要言
進修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將有捷裂洪漁沛然流
出於胸臆間所謂易者是自知之矣
撰維民論曰民心無常去就無定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
所繫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
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此治亂興亡循環不
已也哉　宋統御皆以寬厚為治至哉　仁宗之仁也三
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成恩呴噓為澤薰醲沉浸四十餘
年所以維民者盡矣
講經制之道曰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國窘而節人有怨心今
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焉興以衛民

食於民官以治民食於民者出不臨民居不司事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復員缺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行衆將洶怨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丘山非天降而地溢也一取於民耳此經制之道有未盡也

聖傳論曰吾觀古聖賢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亟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棄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脩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真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

先生有復齋蒙齋二琴嗣子玶摭藏之門人朱熹敬爲作銘

復齋曰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于腹閟其神兮硜然一

作萬物皆春兮我觀若人兮主靜觀復脩厥身兮
與時偕謐而不及其伸兮
蒙齋曰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邅險而止寫之泠然者若導
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之意
則託於器而猶傳
又長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固是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
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
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
先生有聞箏詩曰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繁雲暫徘徊餘音
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鳴箏人遥知心所懷寧悲舊寵
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

撫流光頹每恨聽音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
難諧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什片諸志異勞事媒
栖栖墻東客亦抱淩雲才

晦翁跋曰此詩先生少所作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
諸篇不雜近世俗体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時時少
及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
嘗謂學詩且當以此等爲法庶不失古人本分體制向後
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變而正則縱
橫妙用何所不可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舊法之爲穩
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
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嘗豈以

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ム竊窺見其旨爲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借請焉先生欣然舉其志乃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不倦其后屬疾ム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殁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ム未有勉力大業之語ム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跂慕前脩景行之懿

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絶後學何如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了

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illegible]

朱子語

劍心譜

劉勉之　白水先生

字致中建之崇安人鄉舉詣太學歸過南京見劉忠定楊文靖授業後以中書數臣薦召詣闕未及召見給札後省謝病歸　紹興十九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

踰冠入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　元祐書制師生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君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而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囊下帷然膏潛抄而嘿誦之聞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游兼深易學適以事至京師

即往叩之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

録牒辭諸生歸

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劉公尤奇其才留語數十日告

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

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

得焉昔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為已用而踐履日以莊

篤

與籍溪胡原仲屏山劉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為

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

條理

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為草堂讀

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

莫不注心高仰之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時　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　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劒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劒來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如此

秦檜專國柄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　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卧十餘年造養益深名聞日尊故相趙忠簡出

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而去
未幾即遭譏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
用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先生學本爲已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
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
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
既謝不然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先祀
晦庵曰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游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
且戒ム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
誨ム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
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財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户以
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

李侗

延平先生 文靖公

字愿中南劍之劍浦人父諱渙贈右朝議大夫先生為季子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遂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王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先生往見至之日疾作卒于府治之館舍年七十一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也

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

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
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
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
初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
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
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
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其有在乎是也蓋
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
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
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微而品彙
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于此
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

處洞然浚應曲暢發必中節
後學者問窮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
得而可以入聖賢之域矣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
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
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
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又曰今人
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
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落
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胷中洒
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

頤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適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

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

悅其詞章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滋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先生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弃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

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盖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
而儒釋之邪正分矣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盖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韋齋朱松 謂先生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

朱晦菴祭之曰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体用混

貞隱顯沖融諸凝盃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繹從徒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云云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今將安仲消息蕩蕩窮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知長物我一身則爲身道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今既亡以全進未遂於退未及傳殉身以殞孰云非天嘉也小生痛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泒闇闇侃侃欽仰惟先承書秋

十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諄諄誨言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騫步方休鞭繩已御安車暑行過我衡門一見傾倒遺涼秋已分意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取餘有言吾子勉之允茲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

裝朝嚴言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縣乘何意斯言而訣終

天云云

問先生言行晦庵曰它却不曾看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延平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之力

問先生靜坐之說闔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

个是如此

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纒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个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个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体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个亦有些病那体驗字是有个思思

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
著意觀之恁平常否曰此是以不觀觀之又曰延平説人
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
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静中体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
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
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説向見李先
生曾説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
先生説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
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若甚卑其説以爲何

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茫然賴天之靈此个道理時常在心日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並朱子語

李侗

朱松　韋齋先生

字喬年徽之婺源人　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劒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正字丁内艱服闋召對改左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史職如故脩　哲宗實録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出知饒州未上請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　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也贈官通議大夫

公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爲舉子文即清新洒落無當時卑弱陳腐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爲

詩文其言論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閑暇超然有
出塵之態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
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
之方至而奔騰蹙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少
能及
一日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
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
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
之爲者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厲痛刮
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
自謂辨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必

自蓋豈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

又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公謁而說之曰　今日廟堂之議未知其意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吴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嘗聞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既進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向

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荊淮以爲
固守之計而但蹙處一方費日月於道途未知漂漂者竟
何如耶
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閒者
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
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又言宜鑒既往之失深以
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
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
於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
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尊安而基祚強固矣
虜使議和公與史院同舍胡公珵等共疏言曰虜方吞噬未
厭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爲和之說以侮我耳又慮我蓄

銳待時爲和之說以撓我耳虜之和使即秦之衡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厭食以亡其國今　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爲吾爲梓宮　毋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而不爲之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斃羽於洪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公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　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事益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鈐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　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皆久長

之至計反覆惓惓不能自已其於請建太學明人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苟媮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爲辞遜爲罪而出之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得瀟如也公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誘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覬覦簡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施於奏